SJZPXSMZJX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选

sjzpxsmzjx



长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选

第五卷

长春出版社

目　录

达罗卫夫人	〔英〕沃尔夫	1
牧师的女儿	〔英〕劳伦斯	33
脏猴儿	〔法〕莫里亚克	95
第四十一个	〔前苏联〕拉甫列涅夫	155
珍　珠	〔美〕斯坦培克	220
局外人	〔法〕加　缪	290

达罗卫夫人

〔英〕沃尔夫

维吉尼亚·沃尔夫（1882～1941）是英国现代小说家、批评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生于苏塞克斯附近，是著名的批评家、传记家和出版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的女儿。她父亲于1904年逝世以后，沃尔夫在伦敦戈登广场的住所成为“勃卢姆斯布里”文学小团体的活动中心。在这个文学小圈子里有传记家和批评家利顿·斯特雷奇、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赖依、报界人士伦纳德·沃尔夫和小说家福斯特。罗杰·弗赖依是后期印象派绘画的热情的推崇者和宣传者，是阐述“勃卢姆斯布里”人士的美学原则的理论家，他的艺术理论对维吉尼亚·沃尔夫创作思想的形成、所采用的方法和技巧有很大的影响。1912年维吉尼亚与伦纳德·沃尔夫结婚，1917年他们创建了霍加斯出版社。

《达罗卫夫人》（1925）和《到灯塔去》（1927）这两部小说

各自具有严密的结构，作者一方面利用诗的手法，例如反复出现的意象；一方面限制行动的时间。由于精神病的反复发作，1941年沃尔夫在她家附近投河自尽。（刘若端）

达罗卫夫人讲她要自己去买花，因为露西十分忙碌，要脱开门户的铰链，朗布梅尔迈耶还要派人来。还有，克莱丽莎·达罗卫在想，多么清新的早晨——就像是专门在海滨给孩子们安排好的。

多么欢乐的云雀啊！冲上天空多痛快！她心中常有这样的感觉。当她听到现在能听到的铰链轻微的轧轧声时，她已猛然推开了法国式的窗子，冲向布尔顿，到野外去。清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平静，当然比这里的更宁静，像波浪在拍打，像微浪轻轻地拂着海岸。她（这个当时十八岁的姑娘）站在窗台口，的确感到有点寒冷刺骨，又感到心情沉重，就像什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她站在那里看花，看树，看雾气围着它们缭绕，看那些白嘴鸦飞上飞下。她站着，观赏着，直到她听到彼得·沃尔什讲话："在观赏植物吗？"——是这样一句话吧？还说："人比花椰菜使我更喜欢。"——讲的是这个吧？一天早上，吃早饭时，当她已经走上晒台，他——彼得·沃尔什，肯定讲过这样的话。最近他就会从印度归来，六月或是七月，她记不清是哪一个月，因为他的信往往写得单调无味；倒是他讲的话她还记得住。还有，他的那双眼睛，那把小刀，他的微笑，他的拗性子。说来奇怪，那千百件事儿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讲到小菜的话儿居然会记得牢。

她在路边镶边石上稍为挺直身子，等待杜特纳尔的运货车走过。斯克罗甫·波维斯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他跟她很熟，像住在威斯敏斯特的邻居一样）。她感到有点相似她身边的小鸟，那只蓝绿色的、淡色的、快活的樫鸟；尽管她已年过半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病以来，脸色变得苍白。她，栖息在那里，没有看到他，挺直着身子，等着走过街去。

在威斯敏斯特住过，记不清多少个年头？二十多年吧。还可以想起走在拥挤的大街上或是在夜里的散步，克莱丽莎十分肯定。她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者说是一种肃穆之感，一个不可言状的休止，那在英国国会议堂塔上的大钟敲响前的悬念。但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心脏受到风湿的影响。听！钟声响了。起初是个警告，是悦耳的；之后报时刻，那是不可改变的。钟声的音波渐渐在空中消失。走过维多利亚大街时，她在思量，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傻瓜。只有天晓得，人何以会这样去喜爱生活，这么去理解生活，把它围绕自己虚构起来，又把它摔倒在地，每时每刻又以新的形象把它塑造起来。那些最顽固的人，坐在台阶上悲痛万状、垂头丧气的人也是这样做（喝酒是他们垮台的原因）。她深信，人有所爱，由于这样的原因，法令无能为力。他们热爱的是——生活。在人们眼中，生活存在于音乐舞蹈的节奏中，在漂泊流浪中，在长途跋涉中，在轰鸣中，在怒吼中；马车、摩托车、运货车在奔驰，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的人拖着脚步，大摇大摆地走着；铜管乐队在鸣奏，手风琴在呜呜拉响，喜气洋洋的气氛，叮当的响声，头顶上飞机奇怪的高唱声——这些都是她之所爱。她爱生活、爱伦敦、爱六月的这个时候。

因为这是六月中，大战已经平息，但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这样的人，昨晚在大使馆忧伤过度，因为她那个好孩子牺牲了。老头儿曼诺·豪斯只好去投奔一个侄子。又如贝克斯巴勒大娘，那个开办义卖展览会的，他们说，她手里拿着电报，她亲爱的人约翰牺牲了。但一切都过去了；谢天谢地，都完结了。正是六月。国王和王后都在宫中。虽然时间还很早，但到处都有敲打声，赛马的奔驰声，板球球棒的敲击声，罗兹、阿

斯科特、拉尼拉几个地方赛马场、板球场有比赛，还有其他的活动。这一切被灰蓝色晨雾中的一层软软的薄膜所笼罩。随着一天时间的消逝，它们便得以解脱开来。那些前足刚一落地又纵跳起来的赛马，终于回到了它们的草坪。快跑的小伙子，穿着透明纱衫大笑着的姑娘们，在通宵跳舞之后，现在还带着她们那些可笑的毛茸茸的狗出去跑上一趟。就在现在，在此刻，那些言行谨慎，受有亡夫遗产的老寡妇还乘上汽车，飞速地去完成神秘的差事。店老板坐在窗橱后，玩弄着他们的人造宝石和钻石。他们心爱的碧绿色的饰针，嵌装在18世纪的镶座里。那是用来吸引美国人的（但她得节约点，不要匆忙给她女儿伊丽莎白买东西）。她本人也爱这东西，尽管出自她那可笑而又真实的爱好。这是她热爱生活的一个部分。由于她的祖辈在英国乔治王在位的时期做过廷臣，她也就要在那一天晚上，把屋子点明照亮，举行一次宴会。但是真奇怪，进了公园，却只有静寂、雾气、嗡嗡之声。幸福的鸭子在缓慢地游泳，有肚囊的鸟儿摇摇摆摆地在行走。那是谁，背朝着政府大楼走来，恰如其分地带着上面盖有王印的公文递送箱。那就是休·惠特布雷德，她的老朋友休——那个可爱的休！

“早上好，克莱丽莎！”休有点放肆地说。他们在童年就相识了。“你上哪儿去？”

“我喜欢在伦敦散步，”达罗卫夫人说，“的确，在伦敦城散步比在乡下散步好。”

不幸得很，惠特布雷德一家人刚到这里，是来看病的。别的人来看电影，看歌剧，还带着他们的儿女一起来。惠特布雷德这家人呢，是来寻医看病的。数不清多少次，克莱丽莎到私人小医院看过伊夫林·惠特布雷德。难道说伊夫林又病了吗？休·惠特布雷德说，伊夫林非常不舒服。他撅撅嘴，或是挺一挺他那穿着漂亮、仪表堂堂、雄赳赳的身体（他的穿着，总是

很好，大概是不得不这样做吧，因为他在法院任了个小职），来暗示他妻子身上有病，但并不严重。而做为他的老朋友的克莱丽莎·达罗卫，对此很能理解，不必要他细说。唔，是的，她的确能理解。多讨厌的事。同时她又姐妹般地、古怪地意识到，她戴的帽子不是清晨该戴的那一顶，对不对？因为休总是让她有这样的感觉。他匆忙地向前走去时，总是做得过分地把帽子举起，使她确信她可能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了。当然他今晚是要去参加她的宴会的。伊夫林一定要坚持去，只是稍微晚到点儿。他还要带上吉姆的一个孩子，去参加皇宫里的集会。在休旁边，她总觉得自己有点吝啬，有点女学生气，但对他有好感。一方面因为长期认识他。虽然她的丈夫理查德几乎被他给搞疯了，但她仍旧认为，此人虽然任性，但毕竟是一个好人。至于彼得·沃尔什呢，直到如今还不能原谅她，因为她喜欢休这个人。

她能回想起在布尔顿的一幕又一幕情景——彼得大发雷霆。休当然怎样也不能和彼得相比，但并不是像彼得想象的那样低能。休不是个傻瓜。譬如休的老母亲要休放弃射猎或是要他带她到以温泉著名的巴思去，他就这么做了，二话没说。他的确是不自私。至于彼得讲的话，说他没有心肠、没有头脑，这些全都没有，有的只是他这一个出身高贵的英国人，有教养，懂礼懂。这只是她亲爱的彼得讲的最坏的话。休这个人是不会过分的，是不会使人受不了的，像这样一个早上，跟他一起散步是极为令人愉快的。

六月里树上的枝叶长得茂盛。平里科的母亲们都在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海军把大量电报送往海军部。繁华的阿灵顿和皮卡迪利大街似乎把公园里的空气都擦热了，把树叶都给拱托起来，热呼呼的，亮闪闪的，放到克莱丽莎所喜欢的，神圣的生活浪头上。跳舞、骑马，她全都挺喜欢。

她和彼得好像分别了几百年。她从不写信给他。他写来的

信也都枯燥乏味；但突然间，她又会这么想：要是他现在在我身边，他会讲些什么呢？在某天的某一情景，又使她平静地思念起他来，只是没有回忆过去的痛苦。这或许是她曾经关怀了别人而得到的报酬吧。确乎是这样，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们回到圣雅各公园的中心。尽管气暖天清，树木花草多么美丽，穿着淡红色衣服的小孩多么漂亮，可是彼得，他呀，什么都没有看见。要是她叫他把眼镜戴上，他才会去看上一眼。彼得感兴趣的是世界上人的状况，德国音乐家瓦格纳作的曲子，英国诗人蒲伯的诗，人永恒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灵魂的缺陷。他狠狠地责骂过她！他们激烈地争辩过。她曾想与一个首相结婚，站立在台阶头，他称她为十足的旅店女老板（她曾为这事在卧室里哭过）。他说过她具有成为一个十足的女老板的素质。

所以她还以为自己仍在圣雅各公园中与彼得辩论着，仍旧在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还有一点，她最好不要跟彼得结婚。因为一旦结了婚，两人就要朝夕相处，住在一所房子内，而两人之间必须有一点特权，一小点独立自主性。这——理查德倒是给了她，她也给了理查德（譬如说，他今天早上在什么地方呢？她管不着。在某个委员会吧，她没有问他是哪一个）。但彼得的做法则大为不然，事事都要两人共同分担，事事都要两人搞在一起。这是难以叫人容忍的。等发展到在小花园喷泉边出现的那一幕情景，她就非得和他断绝不可了。不然两个人都会被毁掉，两个人都要完蛋，她是这样认为的。这一苦痛她虽然忍受了多年，像一支悲伤苦恼的箭刺进她心里。终于那可怕的时刻到来了。那是在音乐会上，有人告诉她，彼得在去印度的一只小船上跟一个女人结了婚！这一切她永远不会忘记！冷酷，无情，假装正经，彼得责备过她。她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何以这样对待她。但那些印度妇女可能是做了些愚蠢、轻薄的傻事。她对他的体谅，纯是浪费。因为彼得本人倒是很愉快的。他要她

相信，他是十分幸福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是经过他们两人讨论过的。彼得的整个一生都是失败。这更加叫她生气。

不知不觉，她走到公园门口。她停了一会儿，看着皮卡的里大街上过往的车辆。

现在，她不愿再去谈论世界上的人谁长，谁短。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幼稚，同时又是难以形容的老迈。她像一把尖刀插到一切事物的里面，而同时又置身外面，冷眼旁观。在她看着那些出租的车辆走过时，她觉得自己离开了城市，独个儿，远远地去到海外。她内心总是感到，哪怕再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并非她认为自己聪明，比一般人有什么了不起。她是怎样靠着家庭女教师丹尼尔给她们的那一小点浅薄的知识度过一生的，这一点她是难以想象的。她什么也不懂。不懂语言，不懂历史。她现在很少专读一本什么书，除了在床上看回忆录。对她来说，读回忆录能使她全神贯注。她想的全是这个。看那些车辆在走过。她无心再提到彼得。她不愿讲自己，我是这，我是那。

她唯一的天赋在于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能够认识别人，她向前走着，心中在想。要是你让她与某人同在一屋里，要么她会生起气来，要么她会表示愉快满意。德文大楼，巴斯大楼，那装饰着中国白鹭的房子，她曾经看到过它们灯火辉煌；还想起西尔维娅，弗雷德，萨莉，塞顿这样一大群人，通宵地跳舞。四轮运货马车沉重缓慢地向市场走去。她乘车回家，穿过公园。她还想起有一次往海德公园的“<”字形池里投进一个先令。但这是人人都想得起的。她所喜爱的就是这个，现在，在这儿，在她面前的，在四轮车上的那位肥胖的妇女。在那时有什么关系，她问自己，一面向邦德大街走去。她不可避免地会永远离开人世，这没有关系。没有她在人世，这一切肯定照样生存下去。她有没有对人世忿恨不满；或者相信一死即可了之，这不会令人

感到宽慰吗？可是在伦敦的大街上，世事在变迁。在这儿，在那儿，她生存下来了。彼得生存下来了，彼此相互依赖而生存。她确信，她是家乡树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房子的一部分，尽管那里的房子零落丑陋。她也是从未遇到过的那些人的一部分。她就像一片薄雾，在她最了解的人中间铺张开来。他们把他抬到他们的枝叶上，正如她曾经看见过的树木把薄雾拱托起来那样，只不过她这片薄雾，她的整个生命，她自己，铺得太开。但是当她往哈查德商店的橱窗里观看时，她在梦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想要挽回的？当她读到那本敞开的书上的话：

再不怕太阳的炎热
也不怕寒冬的狂暴

她在想，在这个国家，幸福的黎明给人个什么形象。这次大战的后期，使得所有的男女泪如泉涌。眼泪和苦痛；勇气和忍耐，完全正直和坚忍不拔。想想看，她最羡慕的那个主持义卖的妇女贝克斯巴鲁太太。

那些书全是敞开的：乔罗克写的《游览和欢乐》，《涂着肥皂的海绵》以及阿斯奎斯夫人的《回忆录》和《尼日利亚猎兽记》。有许许多多书，但就是没有一本恰当的，可以给疗养院中的伊夫林·惠特布雷德的。找不出什么可以使她开心的东西，使那难以形容的，头脑干涸闭口不言的小妇人在克莱丽莎进去的时候，那怕只是看起来高兴一会儿；然后再安定下来，像往常那样，跟她无止境地去谈论妇女的病。她多么向往能做到这一步，在她进来的时候，人们都显得高兴。克莱丽莎在这样想。于是她转过身来向邦德大街往回走去，心中烦恼，因为做事情还需要找别的理由，那是愚蠢的。她宁愿像理查德那样的人，做事情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然而在等待着过街的时候，她在想，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半的时间，她做事都不是单纯的，不是为他们自己做，而是为了要人们想这，想那。她懂得这全是极端愚蠢的行为（现在警察举起手来），因为决不会有人上当受骗的。啊，要是她能重度青春就好了！她在思索，一面踏上人行道，要是那样的话，情况就会更加不同了！

首先，她就会黝黑得像贝克思巴卢那样，有着起皱的皮肤，美丽的眼睛。她也就会像贝克思巴卢，行动缓慢、举止端庄、心胸宽广；像个男人一样，对政治感兴趣；有一所乡下的房子，非常尊严，非常诚恳。可惜，与此相反，她身材瘦削，小脸令人可笑，嘴像鸟雀一样钩着。她能把自己打扮得很像样，这是真的。她的手脚好看。从她很少花钱这一点来衡量，她的穿着是漂亮的。但现在（她停下脚步，看一张荷兰画像）她这个拖着的身躯，尽管有各种能力，似乎不是什么东西了——什么都不是。她有这样怪诞的感觉，她的身体是隐蔽的，不为人所见，不为人所知，不再有结婚这样的事，不再生儿育女，就只有这一令人惊讶，重大的进步以及其他。在邦德大街走着的是达罗卫夫人，不再是当年的克莱丽莎，是理查德·达罗卫夫人。

邦德街吸引了她，清晨的邦德大街，正赶上季节。在那里，店铺林立，旗帜飘扬，没有污迹，没有炫耀。店中放着苏格兰呢。她父亲在这里买过衣服已五十年了。还有几颗珍珠；一块冰上放着的大麻哈鱼。

“就此而已。”她看着鱼贩子说。“就此而已。”她重复一遍，在手套商店橱窗前停了一会儿。战前，在这地方，你可以买到十全十美的手套。他的老叔父威廉经常说，看一个妇女的鞋子和手套，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大战中期，一天早上，他在床上死去。他曾经说过“我活够了”。手套和鞋这两样，她比较喜欢手套。但她自己的女儿，她的伊丽莎白，对这两样都不感兴趣。

是的，她女儿丝毫不感兴趣，她在想，一面向邦德大街的一间店铺走去。这是她举行宴会时给她保留鲜花的地方。伊丽莎白最关心的是她的狗。今天上午，整个房子里都嗅得到焦油味（治猫病的药）。但伊丽莎白仍旧喜欢格里若里那讨厌的狗而不是喜欢基尔曼小姐。她宁愿干些用药物给狗治病这一类事，而不愿像基尔曼小姐那样关在空气沉闷的卧室里，拿着一本祈祷书呆坐着。她倾向于要说，无论什么都比那要好。不过，正如理查德说，这可能仅是一个阶段而已。这一阶段是所有女孩都要经过的。可能会爱上什么人，但为什么要爱基尔曼小姐呢？毫无疑问，基尔曼是受到虐待的，我们应该体谅她。理查德说过她很能干，她真有点历史头脑。不管怎么说，她和基尔曼是分不开的。她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到教会领圣餐去了。她是怎么穿戴的，对来吃午饭的人又是怎样对待的，她毫不在意。她的体验是，宗教狂能使人冷淡无情，感觉迟钝。基尔曼小姐什么事都肯替俄国人做。她为了澳大利亚人饿过肚子，让自己暗地里受苦。她感觉非常迟钝，穿一件绿色雨衣。一年到头穿的就是那么一件衣服。她流汗。只要她在屋里五分钟，就会让你感到她能干，你无能，她是多穷，你是多富。她住在一个贫民窟里，没有垫子或是一张床或是一床毛毯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大战期间她停了学，她的全部热情都因心里的不满而衰退——真个是贫穷、苦痛、不幸的人儿！人们恨基尔曼，并不是恨她这个人，而是恨她的思想——她已经变成了人们在夜里与之搏斗的幽灵。这个幽灵两脚分开站着，喝去我们活命必需的血的一半，还变成了统治者，暴君。毫无疑问，再掷一次骰子，来一个大改变，上面是黑点不是白点，那她就会爱基尔曼小姐了。但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改变的。不会。

这粗野的怪物在她心里搅动，使得她焦躁。听树枝爆裂的响声，感到马蹄踏进树叶阻塞的树林深处。自己的灵魂从未得

到满意，从未感到安全。因为那粗野的怪物——她心中的恨，会随时骚动起来；特别是在她生病以来，它有力量使她感到被擦伤，脊骨受损，让她肉体疼痛，使她那从美感、友谊、健康、爱情中得来的以及从快乐家庭的基石上得来的全部欢乐，全都像一棵树，弯弯腰，颤动起来，就好像真有一个怪物在掘出地下的残根，仿佛使得她心满意足的，只不过是自我之爱！心头之恨！

废话，废话！她暗自叫起来，推开花木商马尔贝丽的转门。

她向前走，感到轻松愉快，高个儿，挺直的身子，等待着马上受到那小脸庞像钮扣的皮姆小姐的问好。皮姆小姐的双手总是通红的，好像是曾经跟那些花一起插在冷水里。

商店里有各色各样的花：飞燕草，香豌豆花，丁香花束，石竹花，大量的石竹。有玫瑰，有鸢尾。是啊，她在这尘世的花园里站着和皮姆小姐谈话时，闻到芳香的气息。皮姆小姐要感报她给的好处，认为她心好。许多年前，她确是心地善良的。但今年她看起来比较老了。她在鸢尾花、玫瑰花和点头示意的丁香簇中把头摆来摆去，眼睛半开半合。尽管街上传来吼叫声，她仍使劲地吸着芬芳的香气，享受着异常的凉爽。她睁开眼睛，摆在柳条盘中的玫瑰，像刚从洗衣房中洗净的麻布那样清新。红山竹那样深红，那样整齐，头抬得高高的。芬芳的豌豆花覆盖了盆面，有带紫色的，雪白的，淡色的。仿佛是晴朗的夏日傍晚，天空是深蓝色的，到处是飞燕草，山竹花（白星海芋已凋谢了），穿着薄纱上衣的少女们出来摘豌豆花和玫瑰花。在这时候，六点到七点，百花争艳——玫瑰花、山竹花、蝴蝶花、丁香花，白的，紫的，红的，深黄的。每一朵花都像着了火，柔和地，纯洁地，在朦胧的花坛上燃烧。她多么喜爱那灰白色的飞蛾，飞进飞出，飞过香水草，飞过傍晚的樱草花！

她开始随着皮姆小姐去看盆花，挨盆地看，连挑连拣。这

时她自言自语：无聊，真无聊。她的话语愈来愈温和。仿佛这样的美、这样的香、这样的色，皮姆小姐这样地喜爱她，信赖她，全是一阵浪涛。她让它淹没自己，克服心头之恨，克服那个怪物，克服一切。浪涛把她举起，越举越高。这时候，啊！外面街上，一声枪响！

“唉，那些汽车。”皮姆小姐说，走到窗前去看看又回转来，表示道歉地微笑着，两手拿满了芬芳的豌豆花。就好像摩托车，车子的轮胎，都是她的过错。

猛烈的爆炸使达罗卫夫人惊跳起来，使皮姆小姐走到窗前并表示歉意。它来自一辆开到人行道边，正对着马尔贝雷店窗的汽车。过路的人当然是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好要看到一位要人的面孔，车内有浅灰色装饰作陪衬，就在这时候，一只男人的手把窗帘拉下，除了一个浅灰色的方块，什么也看不到。

可是谣言马上传开。在这一边，从邦德大街传到牛津街。在另一边，传到阿特金逊的香料店，看不见，听不到，无形中传开去，像一片云，迅速地飘到山顶，又有点儿严肃冷静地落到片刻之前仍处于混乱的那些面孔上。但现在，神秘用她的翅膀拂擦着他们。他们听到过官方的声音。宗教宣传的那个神灵也来到外面，绑带紧紧地包扎着她的眼睛，嘴大张着。没有人知道或者看到那是谁的面孔。是威尔斯王子的吗？是王后的吗？首相的吗？看谁的面孔？无人知道。

埃德加·沃特基士手臂上套着他的一卷铅管，用听得见的声音说（当然是幽默地）：“是首相的汽车。”

无法通行的塞普蒂默斯·瓦伦·史密斯听到他这句话。

史密斯，三十岁上下，苍白的脸，钩鼻子，穿一双褐色鞋子，一件寒酸的大衣，显得很能理解人的淡褐色的眼睛。这是陌生人也看得出来的。人们举起了鞭子；它会落到何处去？

一切都停止下来了。汽车引擎的震动，听起来就像脉搏不规律地在全身咚咚地跳动。太阳变得特别热，因为汽车就停在马尔贝雷店铺的窗前。坐在公共马车顶上的老大娘，撑开了阳伞。这儿一把绿的，那儿一把红的，撑开时砰地响一声。达罗卫夫人走近窗前，两臂满抱着芳香的豌豆花。她向窗外看去，皱起她那粉红色的小脸，想打听消息。人人都在看那辆汽车。塞普蒂默斯也在看。骑自行车的孩子跳下车来。交通阻塞。那辆汽车停在那里，窗帘放下。塞普蒂默斯觉得窗帘上有一个怪诞的图案，像一棵树。他把看到的一切收到眼前，形成一个中心点，仿佛恐怖的事就要暴露出来，就要喷出火焰，这使得他害怕。世界在摇摆，在颤抖，好像突然要喷出火焰。他在想，是我阻塞了路。人们不是在看着他，指着他吗？他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被压在那里，在人行道上生了根吗？可是，为的是个什么目的呢？

“我们往前走吧，塞普蒂默斯。”他的妻子说。那个矮小的女人，那个面色淡黄上面嵌着一双大眼睛的意大利姑娘。

卢克丽霞本人也不得不看看汽车和那窗帘上的树形图案。里面坐的是王后吗？——是王后出来买东西吗？

一直在打开着什么，转动着什么，关起什么来的汽车司机走上驾驶员的座位。

“走吧。”卢克丽霞说。

可是，跟她结婚已有四五年的丈夫，惊跳起来，生气地说：“好吧！”好像是她妨害了他。

人们必然会注意到。人们一定会看到。她想，人们是在看那一群看汽车的人。英国人带着他们的孩子、他们的马匹和衣服。这些，她有点儿羡慕。但，他们现在是“人们”，因为塞普蒂默斯曾经说过，“我会自杀。”讲这样的话多可怕。要是他们听到了他的话，那会怎样？她看一看人群。救人啊！救人啊！她

想放声向屠户的孩子和妇女们呼救。救人啊！那仅是去年秋天，她和塞普蒂默斯站在大堤上。当时塞普蒂默斯穿着同一件外衣，读着报纸，而不是在讲话。她从他手中把报纸夺过去，当着那个看见了他们的老头儿的面大笑起来！但是她应该把失败掩盖起来。她必须把他带走，带他到某个公园去。

“现在我们准备过马路。”她说。

她有权挽着他的手臂，虽然这么做是毫无感情的。他会让她这么做的。她是这样单纯，这样感情冲动，才二十四岁，在英国没有朋友，为了塞普蒂默斯，她才离开意大利。现在瘦得皮包骨头。

汽车的窗帘是放下的。神秘的气氛一直传向皮卡迪利大街。还有人在看。汽车使街道两边的人心里不平静。没有人知道，他们怀着同样深厚的敬意，是向王后表示呢，向王子表示呢或是向首相表示。汽车里坐的人只有三个人看见过，看了几秒钟。是男是女还有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坐在里面的是大人物。大人物走过是隐蔽起来的，走向邦德街，跟普通人只有一手之隔。他们现在可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英国的君主——国家不朽的象征，只相隔讲话的距离。时代的遗迹在更换。这一不朽的象征，好奇的考古学者将来会知道。到时候，伦敦成了一条长满青草的小道；这个星期三早上人行道上匆忙走过的人只会是一些骨头，有几只结婚戒指和他们的骨灰混在一起，还有无数毁坏了的牙齿上的镶金。汽车里的人是谁，到那时候就会知道。

达罗卫夫人拿着花，从马尔贝利花木店走出来时心里在想，可能是王后，王后。汽车走过，相隔一尺之远，窗帘是下放着的。这时候，达罗卫夫人在花木店前阳光下，面孔顿时显得极其庄严。是王后到某医院去，王后要去主持一次义卖，克莱丽莎在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